

◆旅人手记

我站在高高的三峡大坝上

易祥草

小时读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总为三峡的那份色彩、那份险峻而着迷，发誓将来有机会一定去看看。年轻的时候为工作，为生计，忙得晕头转向，去三峡看看的梦想似乎变得越来越渺茫了。倒是退休后，无事一身轻，学校老协组织我们去旅游，梦想变成现实。

沿着一行绿荫、坐着电梯，我们来到了高高的三峡大坝上，四下远眺，立刻感到一种庄重、豪迈的情绪在升腾、在弥漫。那据说是由上百万吨钢筋、几千万吨混凝土组成的灰色坝体稳稳地锁住大江，坝上的几座红色的庞然大物在青山绿水间特别显眼，那是吊闸门，它们的矗立，让我想到了坚定、顽强；那坝口喷射出的急流似乎在不断撞击着我的心，情绪也由沉稳到激动到颤抖，好久好久都不能平静。

坝的上游，烟波浩渺，水面宽阔，泛起的阵阵涟漪，在阳光的反照下，使人想起范仲淹“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那描写洞庭湖的句子。但与洞庭湖比较起来，三峡水库无论如何要多了些悠长、灵动与神秘。坝的下面，那一股股从发电口子涌出的水扭出几个漩涡，再滚滚滔滔唱着、跳着，沿着江岸，拐一个弯，隐没到青山的那边去了。

大坝两端，公路网织，瓦舍俨然，但大都隐映在绿树之中。只有几座魁梧的输电铁塔由线连着，一浪一浪伸向远方；峡谷两岸崇山峻岭，连绵起伏。或许是阵雨之后，大气中的尘埃被清洗掉了，山峦轮廓变得格外清晰；有时不知从哪里飘来几片白云，又给巫山蒙上一层神秘

的面纱。这些柔美，这些秀丽，无疑更衬托出大坝的刚劲、阳光和健美。

在三峡纪念馆里，讲解员给我们介绍了好几代人建设高峡平湖的梦想。

一片白云飘过来，企图将明眸的太阳蒙上一层白翳，大坝前的湖面也略微显得朦胧了，但人们觉得这样更有诗意。一位历史老师感慨：这烟雨朦胧的哪是山水哟，这分明就是一湖闪耀中华文明的灿烂文化。

极目远眺，天水连接处，有一片高低错落的楼房影子。导游告诉我，那是新建的秭归县城。一提到秭归，人们就会想起两个人来。一个就是三闾大夫屈原，他出身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忠心于楚怀王，却屡遭奸臣排挤，后被流放，最终投湖南汨罗江而死。雄浑奇丽的三峡山水及其深厚的文化沃土，孕育出与日月争辉的《离骚》，造就了这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世奇才。还有一个就是王昭君，她貌美绝伦，14岁被选进汉宫，但无钱贿赂画师毛延寿，终不得身近君王。于是毅然报名赴北和亲，为汉朝和匈奴的和好做出了卓越贡献，被千古传颂。

我站在高高的三峡大坝上，清风徐来，阳光揉面，坝一端的坛子岭上游客如织，人声嘈杂。我在坝端的护栏边坐下来想稍事小憩，刚闭上眼睛，就觉得眼前晃动的不是游客，而是霓衣风马、纷纷来下的历代迁客骚人。

你看，杜甫来了，挽袖高唱：“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牢关。”刘禹锡慨叹：“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他们都感受到了三峡的“峻险”。

唐代的孟郊过来了，他端坐船头，举杯轻吟：“荆王猎时逢暮雨，夜卧高丘梦神女。轻红流烟显姿色，行云飞去明星稀。”宋代的曹冠划着竹筏过来了，在平坦的竹筏上抚琴弹唱：“十三灵峰，云阶月地，中有巫山女。须臾变化，阳台朝暮云雨。”他们沉醉在三峡的柔美之中了。

明代的杨慎看到巫山山峰顶着炊烟，口占一绝：“最高峰顶有人家，冬种蔓菁春采茶。”他们羡慕三峡人神仙般闲适而恬静的生活啊。

陈毅元帅来了，挥毫成章：“峨眉高万丈，夔巫锁西风。江流关不住，众水尽朝东。”他是在吟咏三峡风光，更是在吟咏这个一日千里发展的时代。毛泽东主席来了，他指夹香烟，凝视远方，似乎是在给眼前的三峡一个小结：“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他们的胸怀一个三峡岂可比拟？他们的豪气直逼四海云水、五洲风雷……

一声导游的哨响，把我从遐想中惊醒，他催促我们要转换旅游的景点了。这时，我赶快把鞋子脱掉，赤脚踏在大坝上，这样才叫接地气呀！风吹着库里的波浪拍打着大坝，大坝慈祥地又把细浪送了回去；一艘巨型游轮从下游通过船闸上升到了库面，船尾喷出的水浪冲击着大坝，大坝不气不恼，依然温柔地抚平它的波涛。

太阳偏西，起风了。我手扶大坝护栏，凝视库面，自然又联想到了神州大地的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气东输以及遨游苍穹的天宫二号……总觉得有一股豪情、一股力量在胸中涌动。

◆古韵轩

名医十二咏

刘宝田

黄帝

人文始祖号轩辕，
平治中原一统天。
更有内经称圣典，
针灸医疗万国传。

扁鹊

脉学开山望问闻，
归阴尸厥又还魂。
仁心神术人争颂，
喜鹊翩翩送福音。

华佗

创饮神奇麻沸散，
外科疗治著先鞭。
五禽戏舞舒筋络，
去病强身世代传。

张仲景

医中之圣方中祖，
辨证褰褛凿坦途。
一部伤寒论杂病，
千秋经典胜浮图。

葛洪

隐逸罗浮采药勤，
封侯擢弃炼丹欣。
预防医学先河掘，
著述齐身泽古今。

孙思邈

辞封四次拒征召，
樵隐山林问草茅。
穷究人间长寿术，
药王事业惠童髻。

钱乙

独辟婴孩药证章，
儿科应运起滥觞。
探源病理施疗法，
护佑春苗育栋梁。

宋慈

洗冤集录开山卷，
玉律金科万国传。
肇始法医求实术，
陈言不听说凭天。

李时珍

博采深研三十年，
绵延家学上峰巅。
当初幸喜科场别，
开我人间药圣天。

吴谦

编修集注课晨昏，
正本清源费搜寻。
一部医宗金鉴在，
杏林果硕万年春。

徐春甫

体弱从医成巨著，
古今医统大全书。
民间学会开生面，
霞蔚江湖五彩图。

叶天士

虚怀若谷师门广，
家学源流入海洋。
温病奠基迷局破，
人间遗泽永流芳。

◆樟树垅茶座

隔窗听声

楚木湘魂

简陋的房间常常使来访者大吃一惊，他们以为，一个爱着阅读与写字的人，一定会住着一间静室，有字、画，以及一盆兰草。

画倒是有的——困困的涂鸦，她自以为生平得意之作，自己费了吃奶的力气贴上去，可是也已经摇摇欲坠了。房间一派凌乱，像我永远一团乱麻似的头发，像我一直紧张得像在横跨马路的思绪。

窗户之下是灰蒙蒙的街市，不繁华，但也决不是门庭冷落的地方，每天都有不连贯的生活情节本色出演。叫卖声、吵嚷声、男人女人的调情声……有时候我觉得它们很讨厌，乱入我的房间，又无法将它们赶走，擦掉，或者屏蔽，只好悻悻地听之任之。有时候我觉得它们很可爱，像穿过密林的脉脉水声，像浔阳江上的琵琶声，像边城中摆渡的声音，我愿意什么也不做，浪费一把一把的光阴，好使风声、雨声、市声，声声入耳。工资单让我明白我的时间比白菜更便宜，便浪费一些，也决不算奢侈。

清早那个卖豆腐的婶子，固执地在窗下把我喊醒，等我匆匆忙忙端了碗，披头散发地追时，她却已经遥遥地走去。小葱拌豆腐，吃不成了。我端着碗，像一个没有赶上车的他乡之客，怔怔地站在路边，无所适从。

楼底下一个人总是在唱歌，声音很中性。我好几次忍不住站到窗前去捕捉那个人的存在，证实一下性别，看看他的模样，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暂且认作男人罢。我默默地等了一个又一个晚上，他始终没有唱过一支我喜欢的歌，连些微的心悸都没有。在月白风清的晚上，他干嘛不唱得孤独、苍凉一些呢？他干嘛不唱得安静、低回、厚重一些呢？有时候时间已经不早了，他还在唧唧呀呀地唱，唱他远在天涯的梦想，夜阑人静里漂浮着妖魅的声音，有点聊斋的意味了。

一个女人牵着她幼小的孩子，

追着她男人一路骂过来，骂得这么厉害而熟练，应该平时没少操练吧，我听出来了，她男人打牌输了钱，并且应该输得不少。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我满肚子装了清正的人生观的时候，我会以为这是一个女人不可饶恕的庸俗。众目睽睽之下，这样不堪的骂法，怎样都不符合所谓“涵养”的定义。不过现在我可不这样想了，如果“涵养”是一个人默默向隅，一个人把栏杆拍遍，一个人独上西楼，一个人自怜自艾，换得黄花岗镜里形容瘦，那还不如痛痛快快地泼一回呢。有时候我们羡慕活人家的真实，可是又舍不得损毁诗书妆饰出来的温婉端庄。

呼儿唤女的声音，卖青山手抓饼的声音，兜售小沙江萝卜的声音，各种声音煮成的粥，氤氲在虚无缥缈的空气里，荡漾出一种滚热的热爱生活的氣息。偶尔有撒酒疯的人，粗着嗓门，好像在指挥千军万马似的，窗外气势滔天。当真去看时，却是一个人的手舞足蹈，不由人哑然失笑。在文学作品里，他们不过是阳春白雪的对照物，是一出才子佳人落难大戏的背景，是一个梦想粉身碎骨的地方。小世界里的仁义礼智，小地方的勇敢与拼搏，任怎么努力，都是“凡”的和“俗”的，是“微”和“浅”的，他们的进取和争取，被叫作“锱铢必较”。除非在他们莞尔一笑的时候，才让人觉得，人人以为的富与贵的幸福标准，其实也是无可无不可。锦衣玉食经营出来的幸福，到底太贵了，托不住生命之重。反是萝卜咸菜上的满足，更禁得住岁月蹉跎，因为它们便宜啊。

又一次挂上了的夜的青黑色幕布，白天里混沌嘈杂的声音，要么沉下去，要么浮起来。爽爽快快的声音，一句递一句地响着。平庸而忙碌的人生，不需要自卑，不需要羞愧，在偏僻处蓬勃旺盛，在突兀高耸的雪峰山脉昂首挺胸，他们的每一天，应该都过得理直气壮吧。

我觉得他们狭路相逢的原因是，他们在演绎我的生命状态。



◆红袖阁

童年

罗红英

如果记忆是一条枝繁叶茂的藤，那么，童年便是这条藤上开出的一朵小花，纯真而美丽。

顺着这根藤，我思想的触须伸向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的童年时代。在那个偏僻的小山村，饥饿像梦魇，一直缠绕在人们的心头。

我们这帮细伢子的零食，多数生长在地畔山头。

春夏之交，有次第成熟的苕：三月苕，鼎锅苕，踩田苕；有娇嫩的刺苕子，剥了皮吃，涩中带着鲜；油茶树上，高高挂起的，是茶苕，低矮处躲迷藏的，是茶挑子；央粒子开花时，半粒子红了……

秋冬季节，野柿子黄了，牛珠子红了，金樱子甜了，毛栗子爆开了，猕猴桃变软了，算盘子和措拉子经历了风霜的洗礼后，也开始变黑了。洁白的茶花里，盛满了蜜糖；油榨豆的香味，和花生

差不多；银白的丝茅草根，咀嚼出淡淡的甜……

沟沟岭岭，没有我不熟悉的野果，但毕竟比不上现在的商店，哪有源源不断的货源呢？

于是，就覬觎上了伯婶家门前屋后的桃李与梨子，往往要侦察很久，才能寻得机会。石头是子弹，那些悬在枝头的果实是靶子，每次总也能掷中几个，溜到树底下，拾起就跑，躲到无人的地方，再仔细地品尝。眼见树上的果子越来越少，大人发现后，随口骂几句，也就算了。一年里，总是要冻几个月的，连树叶也凋谢了，可我的胃如巫婆的魔法口袋，永远填不满。

于是，就特别盼望过年。

我们那儿有个习俗，小孩子到各家各户去拜年，大人总会散几粒水果糖，少的八粒，多的十二粒。院子不

大，不会超过十户人家。几十粒水果糖，对于苦熬了两百多天的胃来说，是很不满意的。

于是，我想了个办法，自费买了几粒弹珠，邀请伙伴们来玩，赌注是赢一粒弹珠代表一粒除欠的水果糖，计数。背着她们，我苦练基本功。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女孩子，叫芬，她总是技不如我，每年都要欠我一百多粒水果糖。

大年初一，大家还没吃早餐，她就靠到人家的屋门口，也不说拜年的话，就那样干站着，眼巴巴地望着屋里头。大人明了她的心思，拿了糖将她打发了。一圈下来，袋子满了，上午却全转移到我的口袋里。有时，她还需要她的姐姐帮着她还账。

我用尼龙袋子装好的糖，一直要吃到开始慢慢融化。那沾在花纸上的糖水，也被我的舌头舔得干干净净。童年的苦涩里，也便多了一丝甜蜜。

我常常想，饥饿，怎么会使我如此狡黠呢？

现在，偶尔还会遇见芬，她的苦难全装在我眼里。我不责备起自己来，如果当年不是我剥夺了她品尝水果糖的权利，或许，如今她的生活要好得多吧！